

过了腊八，小镇四处轻烟袅袅。十字形的镇街，东西南北四条道，不少人家在门前的场地上，拾掇好旧年的砖灶或新买的铁灶，以刨花、杉树枝引火，点燃一束枯树枝，搁上粗柴，“噼里啪啦”，灶膛里一片喧腾。之后又扔进一把豆秆，火苗“呼啦”一声蹿起来，欢快地舔舐着锅底，大铁锅冒出了青烟。

穿家居服、系围裙的女主人，搂着一张大竹筛子，来到烟火炽烈的灶边。一方一方的米白色水豆腐，整齐地排列在筛子里，一声不响地等待华丽变身。大铁锅已经烧成暗红，倒进半桶植物油，再倒进半桶刚煎的猪油，荤素融合，热油开始“吱吱”地叫。水豆腐被快刀划成片，滑入滚油中。油锅“滋滋”作响，豆腐表皮泛黄，渐渐隆起。几分钟后，一锅油豆腐像装满货物的麻袋鼓鼓囊囊，这样的豆腐俗称“麻袋豆腐”，又叫“发财豆腐”。女主人眼见满锅“麻袋”挤挤擦擦，赶紧抽空拿起手机拍视频发抖音，一句“看看我家的发财豆腐”的简短文案，引来无数网友的感叹和称赞。

自古以来，镇上置办年货有三个讲究：油炸豆腐一定要膨成麻袋；新酿的过年米酒必须来酒快；杀年猪一刀见血并且接好猪血。若这三件事有一件不尽如人意，比如豆腐无论怎么炸也是扁的，女主人虽嘴上不说，内心却十分忐忑。夜间和男人谈起，男人言语里宽慰老婆，心里却也会忽闪一下。来年全家顺畅，夫妻便会忘记年前的油炸豆腐不起膨。若遇到不愉快的事，难免记起那桌扁扁的过年豆腐。于是再到年底打过年豆腐，女主人会倍加小心，甚至到神龛前点三炷香祷告一阵。

岁末豆飘香

□邱凤姣



天气晴好，小镇家家忙着备年货。镇街上隔三五家门面便烧一锅滚油，不全是炸豆腐，有的人家在炼猪油，有的人家炸红薯片、辣片。没冒烟却热腾腾的不锈钢方形架子里，是用茶籽壳和柏树枝熏着的猪肉、牛肉、鱼，甚至有鸡鸭和兔子。在省城开外卖店的红姐，特地回老家，不仅用柏树枝烤山塘鱼、本地黄牛肉，还架起锅煎猪油炸豆腐。红姐的儿子要从上海带女朋友回来过年，红姐能不多备一些土货吗？

年近八旬的老母亲，也在后院烧了一灶柴火，将藏了一年的大铁锅洗干净，打算炒豆腐渣做豆豉。做豆腐渣豆豉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全凭手感和经验。母亲是全村做豆豉手艺最好的了，每年开坛，不少人来讨，说自家也做了的，就是不如母亲做的好吃。母亲做的豆腐渣豆豉，最远的被我寄到了四川和北京。那些远离家乡的朋友对这道乡土菜赞不绝口，想来豆豉的暖香里

藏着的不仅是豆豉本身的美味，还有对佳节将至思乡的慰藉吧。

父亲当年砌起的青砖灶里，木柴“毕毕剥剥”地燃烧。将一小块猪油在黑得锃亮的铁锅里转一圈，丢进几个松软鲜香的豆腐渣团子。母亲用锅铲剁碎，反复翻炒，直到豆腐渣被炒成半干的粉末，微温时装入有盖器皿，稍微压紧，等待发酵。大约十天后，豆腐渣开始脱离容器壁，俗称“松檐”。及时倒出豆腐渣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辣粉、姜丝、食盐，再入坛密封。二十天后开坛，豆腐渣便散发出诱人的坛子香，成为一道可以随意烹制的乡土名菜。

金红的火焰跳荡着，如同舞者。母亲用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握紧着锅铲，不断地铲起粘锅的豆腐渣。随着不停地搅动翻炒，一股细腻、清新的甜香像薄雾飘逸，漫过院墙，丝丝缕缕地融入满街的豆香中。

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镇东头龙

四家打过年豆腐，母亲的豆腐渣也是龙四特意物色的本地山里黄豆。龙四打豆腐是祖传手艺，老房子里那盘石磨就是他祖父传下来的。等到龙四学会了这门手艺，石磨已经成了古董，他用的是电磨。他也不烧火煮豆浆，而是用高温蒸气加热。至于磨豆浆、煮豆浆、加石膏、压豆腐这些程序，一如往昔。龙四有个十八岁的儿子，小时候去人家屋顶滑冰，一脚滑下楼，保住了命，但脑子受了影响，早早停学，跟着父亲学习打豆腐，如今，儿子已经是龙四的帮手了。腊月时节，豆腐店前两蓬高大的月季依然开着火红的花，许多人路过豆腐店，都不禁抬头看那锦缎似的花朵。月季飘香，热腾腾的豆汁飘香，小镇的日常也飘香了。

龙四的妻子在镇街上租了一间小门面，卖油炸豆腐和水豆腐，还卖油盐酱醋姜蒜。油炸豆腐是现炸现卖，方形的“麻袋豆腐”每一天都卖空。不久前那个下着雪粒的早晨，我等车时去她的店里避风雪，蓦然看到窗下的方桌上，一堆瓶瓶罐罐中，绽放着一束鲜花，三朵莹白的百合格外出挑。她说这花是网购的，开了半个多月。我记得每年的春夏，她那张卖水豆腐的条几上，总插着一束火焰般的月季花，那是镇街上独有的景致。

她笑盈盈的，戴着口罩和顾客说话，话音嗡嗡的。她的头发干枯，十指皴裂，衣服的袖子起着毛球。她忙碌着，金灿灿的油炸豆腐被装进一个又一个袋子，一兜又一兜的豆腐香随着脚步飘摇。花朵的微光时而照在她粗糙的脸上，时而包裹她全身。冷风在新挂的红灯笼间摇摇晃晃，小兽般嗅着飘来飘去的豆香，嗅着小镇不易被人察觉的春的气息。

◎鸟鸣含翠

鸟鸣含翠
翅膀裹着芬芳飞翔
春风又一次亲吻
山坪上的嫩芽
春雨，春阳，春光，春天
这些久违的词汇
依然如此亲切

寒气隐入尘土
暖意滋养秀水
雾岚涌进森林
羊群跑向草地
一山山葱茏开始苏醒
一田田澄明掀起波澜

在纯净的阳光里
鸟语与花香相互致意
春潮涨了
蝌蚪正向青蛙靠近

春风驻留村口
春燕啄开门扉
当翠绿的歌谣唱响一方水土
一座村庄的向往初心不变
往川坝又是生机勃勃发

◎二月春风

黄牛低头啃草
还顾不上拍打身上的雪花
从龙神溪梭下来的春天
就点亮了细腰田
轰轰烈烈的花蕾
抓抓田不宽不窄
刚好装下
油菜花动人的羞涩

久居在石梁上的惊蛰
不小心踩响一枚雷声
惊扰了一片片桃花、李花
迷蒙了一湾湾樱花、山茶花

空中鸟儿，把鸣叫还给森林
二月春风，将呢喃剪给春燕
春色浸染的往川坝
总喜欢从晨雾中醒来

◎坝上人家

抓一把笑眯眯的暖阳
内心，就柔软起来
细腰田还未融尽冰凌
鸭群已漾起层层波纹
纷至沓来，萌动满田春水

仿佛漫天的蜻蜓
从大湾梁横过温水溪
又如同纷繁的蝴蝶
从漆树湾涌入山坪上

百花肆意绽放
云朵开满天空

春风吹绿的往川坝
仿佛打开了一壶陈酿
辽阔的醉意
酣畅了坝上人家

◎万物复苏

醒来的春天
是东坡牵来的第一缕阳光
沿着老鹰寨
镀亮群鸟的飞翔

推开窗前的一树叽叽喳喳
就看见寨梁上的桃红李白
仿佛一条汨汨流淌的溪水
倒映了整个春天的波光潋滟

雪花返程，鸟鸣抽芽
复苏的万物泛起漫山妖娆
悄悄敲开村口虚掩的门
往川坝重新坐回春风里